从友人之约、四季之约、古人之约、诗词之约再到如今，大众日报书画专刊“约绘”栏目已进行到第五个年头。2020年夏初，一批题为《同行》的作品开始在这里推出。本轮“约绘”试图通过对艺术之家的日常解读，从更生活的角度给广大读者展示画家真实而温暖的一面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艺术的传承首先是岁月的共度、感情的互融。

——编者

岳海波 岳小飞：独立灵魂与心签约

□ 本报记者 李可可

龙应台有关“目送”的说法经常被引用，这仿佛是亲子关系的自然走向。然而目送之前尚有同行，情况乐观的话，同行也可以贯穿始终。岳海波、岳小飞这对画家父女就是难得的同行者。

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漫长同行的缘由。

同行 岳海波 岳小飞 136cm×68cm

岳海波 1955年生于济南。中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委员，山东省美协、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主任，山东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
岳小飞 1986年生于济南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，中国女画家协会会员。

最完美的那个和我无关

2014年，年轻画家岳小飞的婚礼在巴厘岛美丽的海边举行，老父亲岳海波当众说了一句吓人的话：“大功告成，死而无憾。”

可以陪伴女儿30多年，已超出了岳海波老师的预期。1989年重病之后，他原设想着，能看到孩子上大学就可知足，没想到竟等到了那场婚礼，“死而无憾”之说发自肺腑。

2020年初，岳海波再次入院，被误诊为凶险之病后，他写了些文字，开头便是：“就此了断？也行。尽管有些不甘。”此生已无憾，然而多少年捧在手心经营的美好，真不想轻易失去，“岳越（注：岳小飞小名）是我最割舍不下的，我太爱她了。去年我跟她说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是千万中产阶级中的一员；我有了你，在别人眼里岳海波还是岳海波，但我的感觉不一样了，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那个，但最完美的那个和我无关。我每每想起你都是心中最最温暖的所在……”

30年前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。当他发着高烧迷迷糊糊等待另一个将死之人腾出病床的时候，当一位30岁左右的病友看着春天的新绿说“真不想死”的时候，现实残酷的暴击足以令他余生转向。三四岁的孩子在病榻上爬来爬去，岳海波开始认真阅读一些现在看来仍然适用的育儿书。他病弱的生命和女儿鲜活的生命融合，不期然也必然，成就了两位特殊的艺术家。

与许多人的谨小慎微不同，岳家父女并不避讳向记者展示这些近乎私密的资料和情感。倾听者泪水盈盈，猛抬头看到他们眼底只有坦然。

一对同行的同行

有些画家的子女会抗拒画画——不一定是抗拒画画本身，他抗拒的，往往是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位画家的孩子选择了绘画，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了亲子关系的和谐程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小飞的作品中，常有父亲笔墨的影子渗透和散发。“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思维方式。”小飞说。

本次“约绘”作品《同行》，二人强化了那种彼此映照的关系。独特的画面令人吃惊：两个女孩、两只猫咪，如同复制粘贴般的样貌姿态，很现代的构成元素。画面不讲究黄金分割，而是大胆地均切成了两部分，这种设计不但没有形成隔离感，反而使左右两侧如镜像般呼应，你即是我。竹子、石头、背影也都成双，这样安排并非简单地为了均衡，更是表达一种共鸣，也如题目所说“同行”。是同行(xing)，也是同行(hang)。左侧的竹子有干无叶，右侧的竹子有叶无干，它们在心照不宣地彼此补充，不会因自身的缺乏而孤独恐慌。远处的两个背影使画面纵深感加强，也暗示着从过去到未来的某种时间线。

这幅很不“传统”的中国画就像一组默契的梦，弗洛伊德说，梦是愿望的达成。人们都希望有同行者，然而现实往往骨感，大多数时候，你是一个人哭，一个人笑，独自播种独自收。出门曳杖便千里，白云不约常同行，岳海波父女想要达到的，是成长中同行，同行中再成长，很幸运他们实现了。

现代水墨的魅力在于它的无限可能，画面的无限来自内心的扩容。岳海波说：“我们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需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集体意识强，却常常缺乏新观念，不懂自我表达。突然进入一个新时代，都不知道画些什么了。”这也是他2004年以后投身综合材料艺术研究的初衷之一。当然，促成这件事的最主要缘由，还是岳小飞。

2003年，上高二的岳小飞去北京学画，岳海波老师不放心，第二年就跟去了，加入了胡伟工作室。这次选择，不但实现了亲子陪伴，也成为后来山东综合材料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和推力。回山东后到如今，作为中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委员会委员、山东省美协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主任，岳海波的组织和推行工作从未松懈。

不签约的独立灵魂

岳小飞的人生相当顺利，一直在合理规划中良性发展。她认为这要归功于父亲的示范和引导。在他们的家庭中，没有绑架式亲情，平等、民主、欢乐、自由贯穿始终。

生活点滴回忆起来都那么有趣。有几年，父亲几乎天天带她上千佛山，抓巨大的蚂蚱和螳螂，兔子、鹦鹉、黄鼠狼也都抓过。《泰坦尼克号》《指环王》上映时，父亲带她逃课去看电影。出现问题的时候，父母总是站在她这一边。她自幼的画作，父亲都小心地留着。直到现在，她画了画给父亲看，岳老师依然不吝惜表扬，只是最后用“但是”转折一下，提一些合理性建议。从英国留学回来后的岳小飞长住北京，但是每次回济南，依然习惯性地和父亲一起去游泳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

岳小飞打算着，自己有了孩子也要这样养育。

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内在能量强，做事情效率也高，岳小飞学习用功，身体强壮，小小年纪便获得过宋庆龄奖学金和全国优秀少年队员称号，后来上大学、出国也都十分顺利。她的作品曾连续入选第十一届、十二届、十三届全国美展，并得到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。她也曾在北京、韩国全州、美国芝加哥等地举办个人展览。

“很多人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才去想将来要干什么，但我从很小就确定了。绘画保护了我的天性，使我滤掉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，比如无效社交。挺幸运这辈子干了喜欢的事儿。”岳小飞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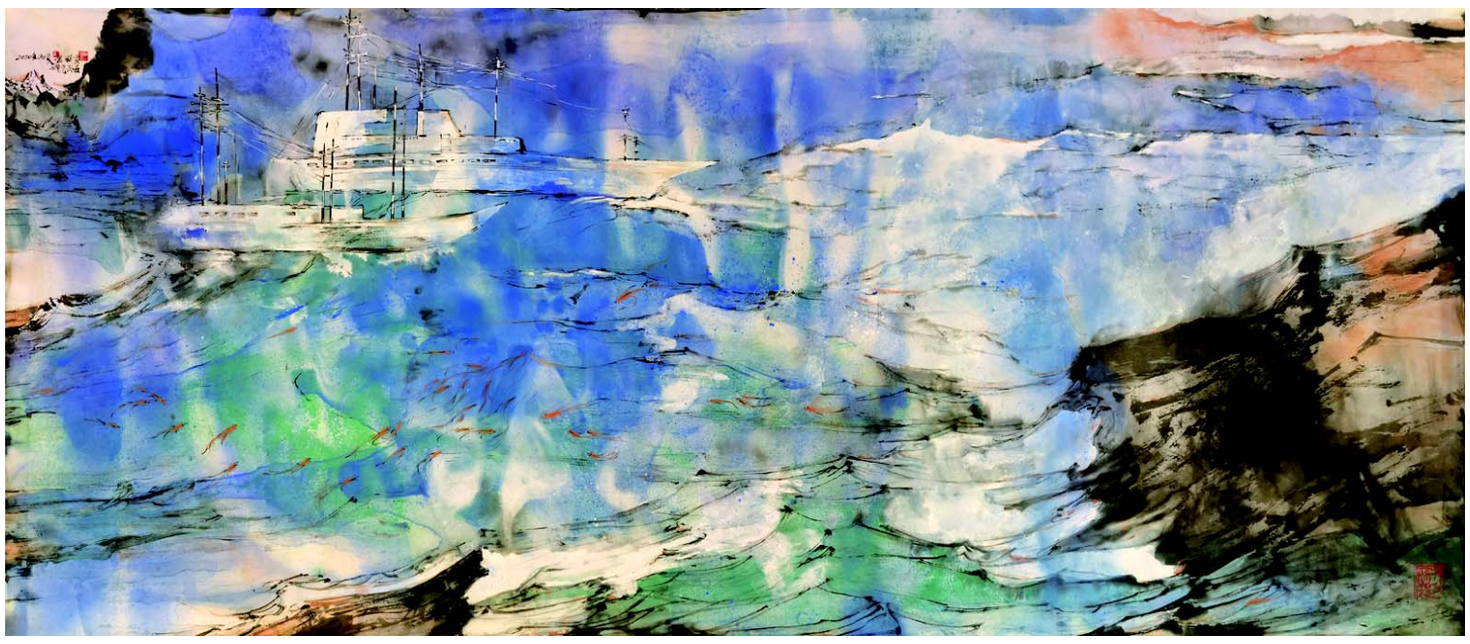
岳小飞有时也会反驳“同行”父亲的意见。所谓反驳，其实是个深入探讨的过程。“毕加索说，每个艺术家都要成为自己的太阳，每个艺术家都要设定自己的一套体系，如思维模式、艺术观和世界观，没法说哪个时代更好、哪种画派更好，只要忠实于自己的表达，不是为了迎合，不是重复，就可以存在。”岳小飞说。

把中国式绘画训练和西方式发散思维相结合的岳小飞，画作清新淡雅，有现代人的眼界，却没有现代人的轻浮。她没有选择做签约画家，她给自己的每一幅创作都赋予独立的灵魂，以尊重它们的方式来尊重艺术、尊重自己。更因为有同样不与世俗为伴、只与内心签约的父亲同行，这条道路她会坚定、持续地走下去，此时心无旁骛，身前天高海阔。

宋丰光 宋飏：浮于深海飞于清晨

□ 本报记者 李可可

已经为人师、为人母的宋飏，自幼心中有片蓝色水域，清澈见底却包罗万象，这是思想游鱼的故乡。她在80后的庞大群体中简单地存在，从父亲故土马踏湖的清波到母亲家乡沂水的白浪，再到泉城、到海洋，宋飏自始至终热爱和追随着水的神奇曼妙。她反复描绘心中之水，外化为墨，内化为魂。宋飏的父亲宋丰光和母亲张锦平，均为山师教授、知名画家，两位老师单纯正派、艺术高妙、琴瑟和鸣。在这样的家庭中，水墨的传承更像是生活方式的延续。



同行 宋丰光 宋飏 166cm×71cm

宋丰光 1956年生于山东桓台，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宋飏 1983年生于济南，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。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会员，山东师范大学当代水墨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。

基弗遇见米家山水

和父亲合作绘画，宋飏这是第一次。

应大众书画专刊“约绘”栏目“同行”专题的邀约，这对画风迥异的父女得以同游碧海。

这幅《同行》，画面右下的深色岩石呈现典型的宋氏笔墨，水纹石纹，似与不似，铁钩银划，高古游丝，有股力量从礁石和水底升起，托举一片碧水蓝天。与之呼应的是左上和左下的小面积重色，画面因此稳住。大片泼洒的蓝绿，斑驳流转，其间如极光般闪烁的，是纯净又激昂的生命强音。

画面中军舰在前、民用客轮在侧后，大舰乘风破浪，小船追随护航。两艘船由宋飏操刀，算是父女关系的写照——你我十分不同，然而你愿引领我前半生，我愿守护你后半程。在浩瀚的海洋中，多么大的巨轮都显得渺小而孤独，怎能不相依相伴呢？两船色调清淡，偏于左上，几乎要隐身在环境中，然而它们依然是视觉中心，它们带着对自然和未知的敬畏，彼此照看着低调同行。“词整夜在海上漂浮，早上突然起飞”(北岛《同行》)，积累之后彰显，沉思之后放歌，艺术灵感在时机成熟时突然迸发，不用分你的还是我的。

这幅画迥别于宋丰光老师之前的作品，他的力量感和宋飏一直追求的静水流深，结合成非常现代的笔墨痕迹，超乎画种和国界，好比基弗遇见了米家山水，自适其志，无需多言。

墨香浸透孩子睡乡

“小时候很奇怪爸妈的那种状态——光画画，也不出去玩。后来我也体会到了专注创作的愉悦，就理解了他们。”宋飏说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山东济南幼师家属院一座小小的蜗居，灯光经常亮到凌晨两点，那是燃烧在宋丰光、张锦平心中和笔端的艺术之焰。孩子睡熟之后，两人迅速切换到为画癫狂的状态，在宝贵的几个钟头里享受水墨天堂。屋子中间有橱子隔断，这一侧是画室，那一侧是卧室。孩子渐渐懂事，不灭的灯光与双亲的身影带给她奇妙的吸引，成为她目之所望、心之所向。

当同龄的小孩只会用线条涂鸦时，三岁的宋飏已经能画出相对清晰的形体了。宋飏七八岁时，爸爸妈妈正醉心创作日夜挥毫——这是他们30多岁的黄金年华，无穷的精力和创造力催生出大量的优质作品。有一天，旁观者宋飏突然也拿起笔，运用正面勾线加平涂、反面衬墨等方法，在高丽纸上创作了一幅《老渔翁》，有人，有水。四年后很随意地拿去参加全国双龙杯少儿书画大赛，获了银奖。

她当时也不曾想，水、鱼、船这些印记会一直存在于她的创作中。那时候，宋飏梦里都是美好的图画，或许是父母的墨香浸透了她的睡乡。

青春燃烧不俗不媚

艺术之家也是寻常人家，牵挂、纠结一分不少。当年宋张两位画家努力创作，一为艺术，二也为责任。如今已过花甲的他们常常感慨：“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甚至刻板的教育，很多东西不一定对，比如中国式谦虚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除了追求梦想，还有生计等问题迫在眉睫，太忙了，确实不太懂得孩子的需求，认为从小养成好习惯就够了，现在知道其实不够。”痴迷艺术的父母无法经常陪孩子玩耍，更多的是带她在画里看世界。有时爸爸也会带宋飏去天桥瞧瞧火车，其他的时候，宋飏会跑出去和小伙伴蹿高爬低，弄成个花猫脸回来，妈妈也不会责怪。

令父母欣慰的是，放养的宋飏成长为一个朴素善良、三观极正的孩子。后来她考取了山师美术学院，入学很久了，也没人知道她是本院教授宋丰光的孩子。四年本科、三年研究生(研究生为保送)，她每年都是一等奖学金，本科和研究生也都是省级优秀毕业生，后来就是创作、参展、获奖。

青春总要适时燃烧。不过那个留在教室默默苦读的女孩所追求的，从始至终都是个干净世界。有时也会有另一面呈现，她毕业展上“超女”系列作品大胆前卫、张力毕现，把流行元素做到不俗不媚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她曾经沉迷于细节，喜欢表达小情绪和小感受，后来逐渐抛弃杂念，力求用简单的方法画简单的东西，《海之蓝》《涧中鱼》《清河》等作品都是如此。而在生活中，她习惯把自己放到最不起眼的位置上，就如《同行》中若隐若现的游鱼，以纤弱之躯寻求属于自己的群体和乐园。

其实宋飏对绘画并无执念，生活不仅仅只有这些。

岁月留痕余年有庆

岁月有痕。那个穿着太阳裙的、幼儿师范最漂亮的妈妈，那个曾经带女儿去天桥看火车的爸爸都老了，但他们愈加闪亮，远胜当年小屋的灯光。比艺术更光亮的，是他们谦逊、包容的品格。

他们家有两排书架，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两两相对，毫不违和。两位老师在长期的艺术创作和教学工作中所形成的开放式思维，甚至远胜很多年轻画家。对于宋飏的创作，父母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和限制，“她有自己的风格，很现代、很自由。并且大师有的是，足够作参照。”

宋飏很庆幸考学前听从父亲的建议，先从德加等大师的作品入手：“当时也不太懂，后来才知道其中好处，少走了很多弯路。”从教之后，宋飏同样也对自己的学生强调经典的重要性。

在小时候的宋飏眼里，父亲有些严厉，然而多年后，父亲变成了特心细的老头儿，他会聆听和琢磨路人的亲子对话，甚至向友人探讨求问，以反观自己从前的教育方式。听女儿聊起童年，他会警觉地说：“这些事儿你都记得，花语(4岁的外孙女)也会记得现在的事儿吗？那我们得注意了。”

前路余年有庆，身后遍洒芳华。相濡以沫几十年，这家人越发知晓，艺术是天堂里盛放的花，天堂就是家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他。宋张两位老师已合作多年，今日女儿的加入，令整个生活色调都有了不同。这场浮于深海飞于清晨的联袂创作，是个美好的开始。

大众报业集团(大众日报社)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:CN37-0001 邮发代号:23-1 社址: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:250014 电话查询:(0531)82968989 报价全月45.00元 零售价:3.00元 广告许可证: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:85196701/6708 昨日开机5:10 印完7:4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(大众日报印刷厂)印刷